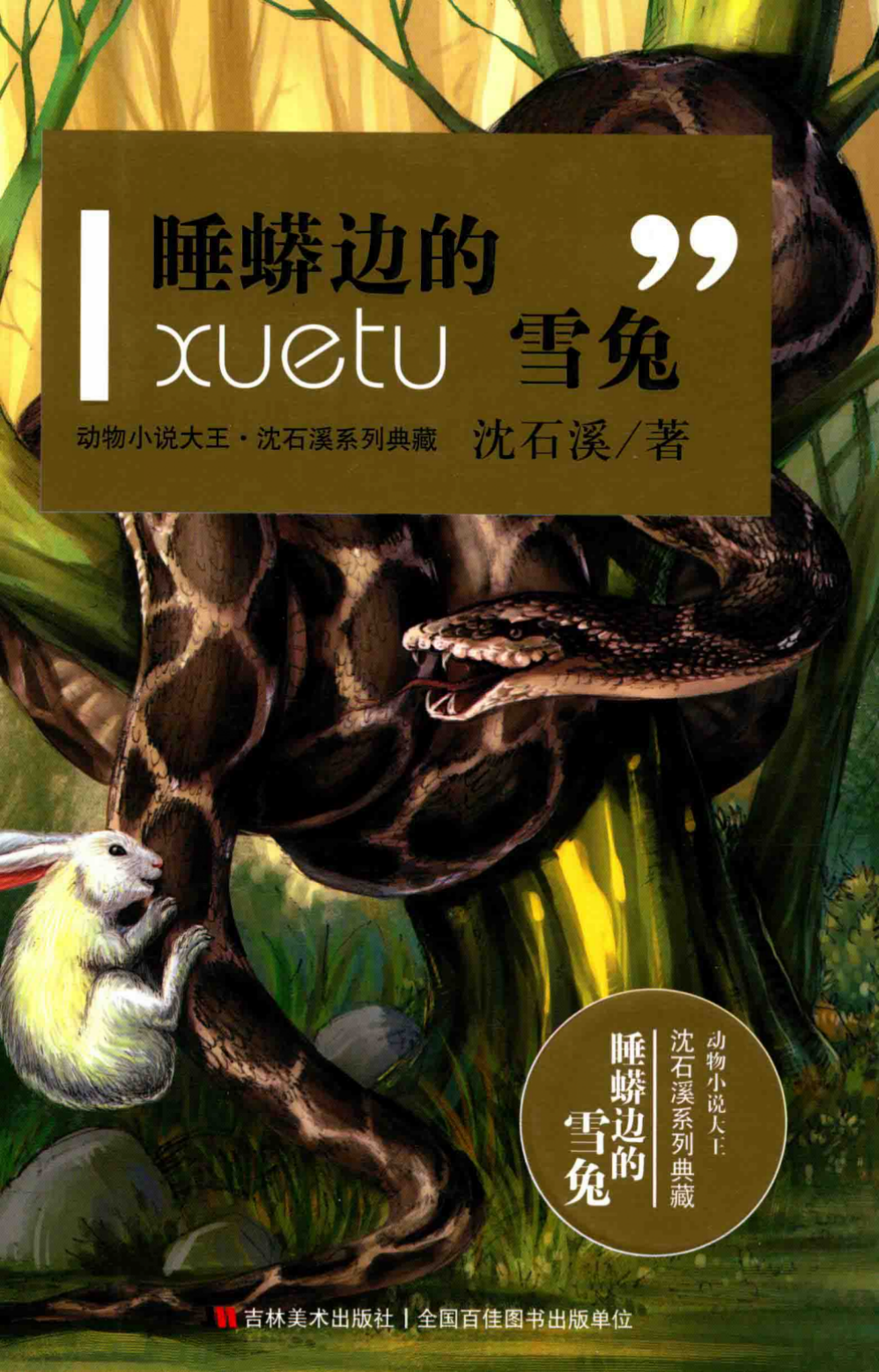




睡蟒边的 xuetu 雪兔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系列典藏 沈石溪/著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系列典藏
睡蟒边的
雪兔

沈石溪作品 入选中小学教材篇目

《斑羚飞渡》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
江苏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
辽宁人民出版社高中二年级课外语文

《最后一头战象》

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国小学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
香港生本教育语文教材第十册

《脸色苍白的伙伴》

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自读课本第二册

《第七条猎狗》

山东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课外阅读七年级上册
辽宁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中小学生语文素养文库初中卷

《猎狐》

湖北教育出版社初中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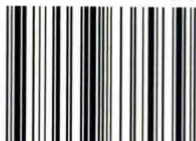
《帮大象拔刺》、《保姆蟒》、《残疾豹》、 《太阳鸟和眼镜王蛇》、《会做生意的狐狸》

山东教育出版社新课程小学语文读本六年级上册

《暮色》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未来教育教材中国儿童阅读文库

ISBN 978-7-5386-3793-9



9 787538 637939 >

定价：20.00元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系列典藏

睡蟒边的雪兔

沈石溪/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睡蟒边的雪兔 / 沈石溪著. —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0.4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系列典藏)

ISBN 978-7-5386-3793-9

I. 睡… II. 沈…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9268号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系列典藏

睡蟒边的雪兔

沈石溪/著

出 版 人: 石志刚

策 划: 孙 昶

责任编辑: 孔庆梅

装帧设计: 张亚力

内文插图: 刘凤山 蒋 眉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www.jlmspress.com

制 版: 长春吉美版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375 插页 2

字 数: 158000

印 数: 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86-3793-9

定 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银背豺守斋	001
赤斑羚搬了两次家	009
小气鬼猴的诞生	015
神獠效应	021
狼羊同笼的启示	029
一山容得下多虎	035
北极熊飘逝的母爱	041
受异性青睐的雄狐猴	049
小孩掉进了豹窝	055
皈依牢笼的斑灵猫	061

斑马和橄榄枝	069
懒猴的婴孩转移	075
泣血苇莺	083
杜鹃从良记	089
猴王宝座的争抢与谦让	097
褐马鸡的宜斯策略	105
红嘴相思鸟昂贵的彩礼	113
狒狒的阶级斗争	123
睡蟒边的雪兔	131
善良的狼和凶恶的鹿	145
撞笼的金雕	155
孔雀开屏的利与弊	167
象的种族歧视	175

老年山魈=悲惨世界	185
狮子驱雄	193
黑熊的代沟	203
疣鼻天鹅的自我心理调节	215
小熊猫的铸定式记忆	225
妹妹狐变色	231
猩猩的地狱	239
猫头鹰的计划生育	247
犀牛与犀牛鸟	255
单臂猿的末日	265
奴隶黑猩猩的翻身史	277
获奖记录	291
珍藏相册	294



银背豺守斋

昆明圆通山动物园小石桥背后有一只大铁笼，里面养着十几只银背豺。

豺的体形较狼小，和一般的家狗相似，尾巴蓬松，体毛深棕偏红。云南山民把豺叫做豺狗，内蒙古的牧民把豺叫做红狼。

豺的分布较广，我国的东西南北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踪影。豺分好几个亚种，最名贵的要算银背豺了，仅产于西伯利亚，体毛较之其他豺柔软细腻得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棕红的背毛间镶嵌着一条纯白的毛带，从颈椎一直延伸到尾根，就像披着一条华丽的银带。

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有户籍，都有固定的口粮。豺是食肉动物，每只豺每天供应1.5公斤生肉，但每只豺一星期所供应的生肉总数却不是 $1.5 \times 7 = 10.5$ 公斤，而只有9公斤，那是因

为一个星期里有一天要停止喂食，换句话说，每7天豺就要有一天饿肚子。

动物园负责管理食肉类动物的是个刚从云大生物系毕业的傣族姑娘，叫依腊娇。她向我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并非为了节省经费，也不是有意要为难或虐待这些银背豺，而是为了适应豺在野外的进食节奏。生活在山林里的野豺，虽然生性比狼更凶猛，成群时敢攻击黑熊金钱豹之类的大型猛兽，但并不是天天都能获得猎物的，挨饿是常事，据动物学家野外考察的数据显示，豺平均六七天里有一天一无所获。

“我们是每星期三停止给银背豺喂食。”依腊娇说，“我们把这一天称为豺的斋日。”

我只听说过佛教中有吃斋的说法。我奶奶生前信佛，很虔诚。我记得很清楚，每逢旧历的初一、十五，她老人家就不沾荤腥，只吃素食，那叫守白衣素斋。

斋从字面上解释，含有戒绝的意思。斋和戒可以合起来使用，斋戒，表示为了某种信仰或宗教的要求，主动地摒弃、隔绝世俗欲望。我想起我奶奶吃白衣素斋的情景，到了这一天，没人督促，没人监视，她非常自觉地就不沾荤腥了。有好几次，我偷偷把一块红烧肉或一块带鱼埋进她的碗底，然后，躲在一旁窥探。奶奶吃着吃着，就发现了碗底的秘密，她立刻就会把红烧肉或带鱼夹回菜碗去，口中还罪过



罪过地念叨，就好像真的有菩萨在一旁管着她一样。我想，豺大概不会自觉自愿地7天里挨一天饿的，它们只是在动物园里被动地、被迫地、身不由己地、无可奈何地接受人类的饮食安排而已。如果在星期三继续往铁笼子里扔生肉，它们会不抢来吃？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星期三称为豺的斋日，文采倒是浓了，但意思表达得并不确切，应当称为“豺的挨饿日”。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我怂恿依腊娇做个小小的实验，在星期三继续像往常一样喂食。

我平时写点动物小说，圆通山动物园是我的生活基地，三天两头去收集创作素材，和园里的工作人员混得很熟。我曾给依腊娇送过两本我自己写的破书，她不好意思拒绝我的请求，犹犹豫豫地说：“这不太好吧，违反饲养规定的。”

“怕什么，我们又不是喂它们毒药。总不见得每到星期三这些银背豺的肠胃就会丧失消化功能了吧。我只是想看看，这一天喂不喂食对它们的行为究竟有什么影响。”

“食物都是统一由动物厨房定时定量供应的，这生肉……”

“这好办，我掏钱去买生肉。”

为了让实验取得更显著的效果，星期三我一大早来到农贸市场，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副新鲜的猪下水。我知道，

野豹最爱猎食野猪了，尤喜吞食糯滑可口的野猪内脏，有报道记载，某豹群为了争抢野猪内脏，互相噬咬起来，结果好几只豹的耳朵被同伴咬掉。

上午10点，我把猪下水倒进铁笼子里的食槽中，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每只豹的肚子都是瘪瘪的，正处在饥饿状态。所有的豹眼莹莹发绿，兴奋得背上那条银色毛带都陡地耸立起来。好几只豹急不可耐地朝食槽冲来……

这实验真是多余的，白花了我这么多钱。本来嘛，豹就是一种贪婪的动物，怎么可能见到了肉不吃呢？

有三只豹已经扑到了食槽边，尖尖的嘴吻已伸向白花花猪大肠，突然，呦呦——一声低沉嘶哑威严凌厉的豹啸声传来。那三只已扑到食槽边的豹就像触电似的浑身一抖，把嘴吻紧急缩了回来。我循声望去，原来是秃背老豹在叫。秃背老豹是这十几只豹里年岁最大的公豹，背上那条银色的毛带差不多都秃了，它是这群豹的首领。它用一种冷森森的眼光逼视着站在食槽边的三只豹。那三只豹恋恋不舍地望着食槽里的猪心、猪肝、猪肺、猪大肠，畏惧地退回到秃背老豹的身边去了。

我用一根长竹竿伸进铁栅栏，使劲儿搅动那堆猪下水，让血腥味散发得更浓烈些，让不可抗拒的诱惑表演得更充分些。



好几只豺的视线像被磁石吸住了似的紧紧粘在食槽上，好几只豺的口水从嘴角滴下来，像拖着一根长长的、透明的米线。秃背老豺也不断地做着吞咽的动作，毫无疑问，它的嘴腔分泌出大量涎，不得不大口大口咽进肚去。但它却顽强地把持住自己，眼睛不望食槽，而是抬起头来，凝望遥远的天边一块飘浮的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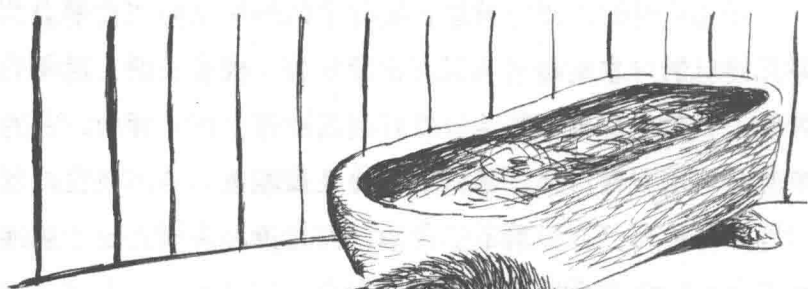
这是一只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老豺，一只懂得生活甘苦的精明的老豺。它知道作为豺来说，断炊挨饿是常事。它清楚如果在野外的话，豺不可能天天都能幸运地找到食物。对豺来说，耐饿是一种生存秘诀。经受不住饥饿考验的豺，最终会被生活无情地淘汰掉。

一只半大的小豺大概嘴特别馋，趁其他豺不注意，沿着墙根刺溜钻到食槽后面，偷偷地去扒那颗鲜红的猪心。突然，笼子里闪起一道红色的狂飙，等我看清是怎么回事时，秃背老豺已经罩在馋嘴小豺身上，不轻不重地在小豺的背上咬了一口。小豺背上的绒毛被咬掉了一撮，呜咽着逃回豺娘身边。

再没有豺敢来偷食槽里的猪下水，只有一群绿头苍蝇在食槽上嘤嘤嗡嗡。

我没想到，豺也有真正意义上的斋戒！

我突然觉得，我们人类似乎可以从那只秃背老豺身上学





到一些东西。

是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安宁而又幸福，许多家庭的孩子已到了无肉不食的地步，尤其是城市的孩子，无从体味艰苦的滋味，更别说经受困难的考验了。大多数独生子女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的日子。

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总是曲曲折折的，人生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战争与饥荒的阴影仍浓重地笼罩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会的地球上。即使我们赢得了永久的和平，即使现代科学有能力战胜所有的自然灾害，社会的激烈竞争、个体的荣辱沉浮，还有疾病与贫困仍横亘在我们人生漫长的道路上。挫折和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当我们这些从小不知道艰苦为何物的孩子们，突然有一天被命运抛到了谷底，面临着餐桌上只有数量不足的难以下咽的玉米窝头，衣衫单薄而又遭受暴风雪的吹袭，孤立无援而偏偏又众叛亲离，能微笑地、坦然地、充满自信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夺回生活的辉煌吗？

我们是不是从小就应该提供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隔一段时间，用野营野炊、下乡劳动、徒步郊游、打工谋生、军事训练等多种形式，有意识地让他们吃一点儿苦，遭一点儿罪，以培养他们在艰苦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宗教目的的斋戒，而是构造人生

负重的预应力。

太阳快下山了，豺们仍没有去动食槽里的东西。天气太热，猪下水已经有点儿变质发臭了，我只好取出来扔掉。



赤斑羚搬了两次家

赤斑羚又称红崖羊，毛色红艳，数量稀少，仅产于云南高黎贡山，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大前年，省动物研究所和圆通山动物园组织了一支狩猎队，在高黎贡山寻找了两个多月，耗资数万元，在当地山民的大力协助下，用挖陷阱捕兽的办法，捉得七只活赤斑羚，三雄四雌，运到昆明，养在圆通山动物园，指望它们能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繁衍后代，以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赤斑羚最早的羊圈设在圆通山南麓的一块缓坡上，草场空旷，空气清新，阳光充足，饮水方便，食料精美。但它们好像很不喜欢这个环境，整日惊恐不安地在羊圈里东奔西突，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尤其是三只雄斑羚，动不动就用头顶两只尖利的犄角乒乒乓乓拼命撞击栅栏，身体很快消瘦下来。开始，管理人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认为它们

是害怕来来往往的游人，不乐意被围在栅栏里，所以才焦躁不安的。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刚刚被送进动物园来的动物身上也曾经出现过。一般来说，一个月左右就会适应新的生活，情绪渐渐平静下来。

两个月过去了，这七只赤斑羚仍精神亢奋得像中了魔一样，乱吼乱叫。三个月过去了，它们的眼睛布满血丝，疯子似的在羊圈里乱蹿乱撞，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终于有一天，那只身架最大犄角最长的雄赤斑羚长咩一声，七窍流血，倒地而亡。经解剖，死于心力衰竭。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这才慌了手脚，到北京请来了中科院专门研究动物行为学的蔡教授，让他帮助指点迷津。不愧是这方面的权威人士，蔡教授在圆通山里走了一圈，便道出了问题的症结。原来，距离羊圈仅三十多米远的半山腰，有一个豹笼，笼子里养着两只金钱豹。豹笼的位置略高于羊圈，中间没有任何遮蔽物，更糟糕的是，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豹笼处在上风口，经常刮穿堂风；高黎贡山没有老虎，最大的食肉兽就是金钱豹，这就是说赤斑羚在高黎贡山时最危险的天敌就是金钱豹了；一抬头就能望见金钱豹矫健的身影，一呼吸就能闻到金钱豹身上那股食肉兽特有的腥骚味，就像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高悬在头顶，随时都有可能会劈斩下来，它们的身心如何能松弛下来呢？